

雨母山的绿

曾利华

我是在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的时候再次造访雨母山的。

此时，一场春雨刚刚隐退，天空湛蓝，空气清新，雨母山似刚出浴的少女，身披翠绿的衣裳，一尘不染，周身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立在海拔200米的石狮子垅岭下，面对眼前碧波荡漾的林海，我倏地就醉了，我似乎成了万绿丛中的一棵树，变得绿意盈盈，生机勃勃。

9年前的初夏，我曾随几个同事涉足雨母山。我依稀记得，其时，上山的路，多为羊肠小道，上面铺着厚厚的腐叶，还没有今天这样宽阔的公路和石板小径。然而，有一点与今天是相同的，那便是雨母山上那连绵起伏的林海，那满溢山坡的绿，未因时而变，也未因开发而遭到破坏。

恍惚间，我想起了绿意簇拥的雨母山镇政府，衡阳市政府原副市长、衡阳市杂文学会负责人蒋勋功先生用“彩色雨母”形象概述了雨母山的人文特色和自然生态：作为宗教文化圣地，是“黄色雨母”；承载着深厚的红色革命记忆，是“红色雨母”；堪称生态美好的城市绿肺，是“绿色雨母”；充满浪漫色彩适合度假休闲甚至花前月下谈情说爱，是衡阳市的“后花园”，谓之“粉色雨母”。

多彩的雨母，我独喜她的绿。雨母山地处亚热带，属丘陵地形，植被十分丰富，成百上千种植物在雨母山上肆意生长。枝繁叶茂的香樟，挺拔秀丽的翠竹，叶细如针的古松，浓翠欲滴的油茶，无一不绿。更有那许许多多叫不上名的灌木，高达数丈，长

势葱茏，在人间四月天伸展着绿色的身姿。徜徉在山中清幽的石板路上，两旁有直耸云天的参天大树，古朴之风携着绿的清香，在山林中穿梭，不时向我的脸撞击而来，让我顿觉心旷神怡，尘世的烦恼，便随风而逝。

远道来一趟，着实不易，我自是不想错过飞来石。当然，我更想登高，一览众山那连绵的绿。

沿着蜿蜒盘旋的水泥马路，车在绿色的海洋中向山上疾驰。而我，更像一尾滑入雨母山绿海的游鱼，愈往深处，愈加领略了她的绿意和幽深。

过雁雨寺，经雨母山庄，再拐几个弯，我终于来到了飞来石下的赤松观。

赤松观主体建筑由三进院落，五个殿堂组成。观前有一开阔坪地，左右两侧各有两棵葱绿的柏树。据东晋盛弘之所著《荆州记》：“湘东郡有雨母山，山有祠坛。每祈祷无不降泽，以是名之。”《荆州记》中所言祠坛，想必是眼前赤松观的渊源了。

看着匾额上“赤松观”三个金色的大字，我的思绪飞到远古时代，江南久旱不雨，万物已然焦枯，为济苍生，赤松子在此祈雨，诚心所致，须臾间，甘露从天而降。我又似乎看到了为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舜帝南巡亦转道雨母山，前来祭拜祈雨……我想，今天的雨母山，花草树木四季长青，绿意盎然，莫不是此地为祈雨胜地所致？我也顿生感悟，但凡被后人景仰和追崇的历史人物、英雄先烈抑或传说中的古人，无不是胸怀天下、心系苍生的大爱之人。

穿过赤松观、帝尝祠，沿着雨母山脊背上麻石铺就的小路拾级而上，越过六角双亭，不知不觉中就来到了飞来石。飞来石处于石狮子垅岭最高处，相传石上曾能纳24桌酒席，只可惜，时至今日，因星移斗转，巨石已被岁月无情风化，仅剩一生满青苔爬满蔓藤高达3.9米周长13.8米的石堆。在南侧石壁上，题名为清朝时清泉令江洵所刻的“赤松子坛”四个篆体字，依稀可见。唐代有诗人游雨母山时，曾题律诗一首：“鹤舞千年树，虹飞百尺桥。赤松石不动，浮云易飘摇。”

飞来石下建有一小小观景台。我小心踏上观景台，倚栏俯瞰。我的目光穿越连绵起伏的群山，望向更远的远方。悲壮的“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”烽火硝烟早已消失殆尽，眼前只有一波又一波的绿浪，伴着鸟鸣和松涛，此起彼伏。暮春之中，雨母山是绿的，雨母湖是绿的，就连飘逸在空中大量的负氧离子，也透着绿的气息。此时，被称为城市“绿肺”的雨母山，宛若仙境，美如画卷，众多的游人如我一样，迷醉在雨母山。但我无从知晓，他们当中会有多少人因眼前的盛景和当下和美的生活，深情忆起70多年前雨母山的那场浴血奋战。

因念及回程的路太远，带着一丝遗憾，我恋恋不舍地下了山。一路上，照旧看到一拨又一拨的行人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他们脸上洋溢着欢喜的神情，将一串又一串笑声，洒落在绿色的丛林中。此时此刻，我却在思忖：什么时候我才能再次前来雨母山，领略她醉人的绿，打捞她背后深处的历史？

一千四百年前的“高铁”

洋中鱼

我去过苏州多次，很惊讶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层次清晰，保存良好。我想，这不仅得益于苏州东临上海、南接嘉杭、西抱太湖、北依长江的独特地理位置，让她在历代的战火中幸免于难，更得益于有一条一千四百年前就开通的“高铁”——大运河。

是的。大运河就是苏州最早的高铁！

在以水运交通为主的古代，运河就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。虽然汉武帝时期就在吴江南北沼泽地带开河，南接杭嘉运河，基本上接通了苏州至嘉兴的运道，但是，因为条件有限，工程规模与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也有限，只相当于现在的局地高速公路。而后来，隋炀帝下令开凿的江南运河，才把洛阳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北京等城市连为一体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高铁”。

关于隋炀帝杨广这个人，各种史书给我们灌输的印象是：暴君。有的史书甚至还把他和帝辛、嬴政并称为“三暴”。

我查阅了不少文献，杨广被定为暴君的理由大致有这么几条：一是弑父杀兄淫嫂；二是劳民伤财三征高句丽，皆以失败告终；三是动用大量民力修运河供自己乘舟巡幸。

关于弑父杀兄淫嫂，最早怀疑并指出隋文帝死于被弑的是隋末唐初赵

毅，其《大业略记》中有“高祖大怒，啗指出血，召兵部尚书柳述、黄门侍郎元严等令诏废追庶人杨勇，即令废立。帝事迫，召左仆射杨素、左庶子张衡进毒药。帝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，衣下置杖，立于门巷之间，以为之卫。素等既入，而高祖暴崩”之类的记载。之后，唐中期的马总在其《通历》中也有类似记载。至于后来的各小说笔记和史学界也大多引《大业略记》《隋书后妃列传》《通历》等书为直接证据，有的还说杨坚死后，杨广又假传文帝遗囑，要杨勇自尽，杨勇未及回答，派去的人就将杨勇拖出杀死。加上三征高句丽，导致将士伤亡；开凿大运河，死了几十万（有的说上百万），他杨广当然是个暴君了。

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？我看，未必。

众所周知，在中国古代，出于统治者的需要，修史很难做到客观公正。一些正史记载的东西，也未必属实。例如，韩愈按照宪宗旨意编修的《顺宗实录》，拥护（宪宗）者即受到褒扬，反对者即受到贬斥，被后人评价有失公允。

对于隋炀帝，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他开凿运河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需要。从政治上来讲，他是子续父业。因为早在开皇四

年（584年），由于国家仓廩空虚，隋文帝在下令建造大量仓库的同时，从潼关到长安，引渭水，开凿了广通渠。开皇七年（587年），为了进一步扩大漕运，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渚。由此可见，国家当时的确需要开凿运河，而隋炀帝开运河仅仅是隋文帝开运河的继续。开通运河的主要目的，是为了沟通京师洛阳与江淮的交通，便利漕运。从经济上来讲，江淮以南地区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，已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。荆州和扬州均富甲一方，整个南方也成为全国鱼盐杞梓以及丝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，而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却在洛阳。所以，运河一旦开通，就能把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起来，把富庶的江南财富以田赋的方式加以征集，并通过运河输到洛阳。

还有一点，在隋朝建立以前，中国长期处于南北朝分裂状态。隋朝建立以后，陈朝的残余势力一度与中央对抗。开凿大运河有助于中央对南方的控制，加强中央集权。

秦始皇修筑的长城，现今已基本失去防御的功用，而隋炀帝开掘的大运河，至今还在造福于民。如果我们看到一千四百年前的“高铁”——大运河对历史的贡献，看到运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，那么，我们对隋炀帝的认识就会更加客观一些。

一只旧铁锅的乡愁

肖庆生

那年搬家，在杂物柜里偶然发现了用牛皮纸包扎好的旧铁锅。拆开一看，铁锅虽有修补，仍是黑亮光滑。

我默默地捏紧铁锅，轻轻抚摸深黑色的锅底，眼里涌出了泪花。铁锅传承着母亲的家风，滋润着我童年的梦，梦里的碎片蕴含着父亲、母亲浓浓的爱。

记得那年除夕，也是在这样的傍晚，太阳渐渐沉落，各家各户鞭炮响起。屋檐下飘起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呼唤。我一路飞跑进厨房，餐桌摆满丰盛菜肴，锅灶热气飘散着香味。我猴急拈起一块鸡肉塞进嘴里。母亲微笑地嗔怪：“别把锅碰倒了，馋猫！”

这只铁锅是母亲的珍爱品。小时候，我听父亲说起，耒阳灶市街锅厂销售铁锅远近闻名。父亲趁出差时，特地从耒阳买回这只铁锅。母亲看了这只透着黑亮的小铁锅，爱不释手。用锅铲轻轻敲击铁锅的声音，是那样清脆、响亮。为了使铁锅经久耐用，母亲将铁锅放在灶台上用火烧得通红，等温度慢慢冷却后，把油倒放锅内，再用刷子反复摩挲，使铁锅油亮光滑。她还一再叮嘱我们，治家都要从点滴小事开始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常用铁锅煎饼子，蒸红薯，把香酥酥的油豆腐从锅里捞起，脸上总是润透着甜甜的微笑。炒完菜，她习惯地用抹布把铁锅擦得干干净净。

一次不小心，我将铁锅碰倒在地上，把锅的边沿摔了一个缺口。母亲绷着脸骂我毛手毛脚，做事太不用心了，心痛地将铁锅碎片拾起用纸包好，等待补锅匠。一天，母亲终于盼到补锅匠的声音。只见一位老人挑着担子，担子两头挑着风箱、炉子，筐子里有铁剪、干炭等工具，走街串巷呼唤。母亲急忙把铁锅拿去修补。老人捏着铁锅仔仔细细看了又看，用手擦了又擦，称赞地说：“好锅！耒阳特产。”于是，老人很快手执风箱拉杆，铁炉冒着噼啪啪的火苗，然后将备好的碎铁片放进火炉烧融化，再用铁剪把烧融的铁水沾在铁锅的碎片上拼接，手持一铁棒槌，轻轻敲打铁锅边沿缝隙处，打磨，抛光。红红的火光映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庞上。瞬间，铁锅修补好了，母亲脸上立即浮上笑容。

那时，父亲在铁道沿线检查工作，经常不能按时回家吃饭。母亲对父亲关心有加。母亲把事先备好的饭菜放在温水锅里，然后将锅搁放在保温的煤火灶上，不管父亲什么时间回家，都有热乎乎的饭菜。

1958年大炼钢铁，正好是大跃进年代。那年头吃大锅饭，每家每户都要捐送废钢铁支援社会主义建设。家里这只铁锅就用不上了，父亲准备将铁锅捐送炼铁。母亲知道后，坚决不肯。她说：“这只铁锅陪伴我这么多年，舍不得！”父亲也无奈，只好把一个铜脸盆捐送出去。在母亲眼里，铁锅是她的宝贝。后来，集体食堂解散，母亲又用这只铁锅炒菜，熬汤养育我们长大。

这只铁锅母亲用了大半辈子。几十年时光荏苒，母亲带着遗憾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时代在发展，厨房炊具更新。这只铁锅经过岁月的磨蚀，旧了、老了。父亲退休后，寡言少语，总是情不自禁抚摸铁锅，仿佛母亲的声音在他耳畔萦绕。终于，父亲用牛皮纸将铁锅包扎好，放进了杂物柜里。

转眼间又是几年光阴，父亲也离世了。我常常入夜难眠，辗转思念。母亲那斑白的鬓角，父亲微弓的脊背，他们勤劳治家的美德，是我记忆的全部。

夜深了，我默默地坐在将要拆迁的陈旧的老屋，仿佛屋顶炊烟依旧，灶台锅中香味还在。此刻，我还能从灶台铁锅旁找到母亲的微笑，父亲的影子。